

黃桂蘭著

文史哲學集成

白沙學說及其詩之研究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序

有明理學，承宋儒遺緒。明初諸儒，如薛敬軒、吳康齋，皆上承程朱，卓然成家。其後陳白沙，遠緒象山，溯濂洛以接洙泗，靜養端倪，自然灑落。至明中葉，陽明興起，遙承陸氏，直宗孟學，門人弟子，若龍谿、心齋、東廓、念庵諸儒，講學四方，門徒遍天下，洵爲一代理學重鎮。

白沙問學於吳康齋，康齋爲婁一齋之師，陽明又從婁一齋問學，一齋爲姚江學派先驅，是故白沙之與姚江，其間關係自非泛泛。黃宗羲明儒學案曰：「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爲相近。」王龍谿亦云：「我朝理學開端，還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即陽明弟子亦推崇白沙爲明代理學之開山祖。世之讀明儒學案者，但見王門幾遍天下，而白沙之開啟山林，竟爲後人忽忘！白沙以心之本體自然，推論道之本體自然，要人保有此心此理，不爲物欲所累。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涵養之法，在於除去障礙，致虛

立本；精誠專一，靜養善端。以己心爲是非之衡量，此白沙、陽明共具之見解。白沙教人靜坐，由博返約；陽明早年亦曾教人默坐澄心，後恐門人喜靜厭動，專提「致良知」三字。「良知」卽是「天理」，且「良知良能」之說，白沙早已發其端。陽明雖從未提及白沙，而其影響之迹，隱然可尋。

白沙無意著述，傳世作品中，除書翰外，泰半爲詩。其詩闡道說理，倡明正學，蓋寓詩於教，謂之詩教。白沙學說，因詩教而益明，而其光風霽月之襟懷，鳶飛魚躍之興會，亦往往發之於詩，誦讀之餘，不覺情意浩然，機趣無限。

世人論明代理學，必推陽明，而白沙則隱晦不顯，余有感而撰白沙學說及其詩之研究一文，以表彰其筭路樞機之功，並闡揚往哲精微於萬一。茲編論著共分五章：首章爲生平，述其事略、性行、著作、書法；次章爲學說，論其淵源、內容，並爲近禪之譏關謬；三章爲江門學派，考其門人，述其光大，並探索與姚江之關係；四章爲詩學，論其淵源、詩論、詩之特色，並述陳莊體及其遺響；末章評其學術地位，究其不及姚江興盛之故，並申論白沙學說之匡時作用，以爲作結。筆者學殖荒疏，固陋自知不免，謹俟博雅，惠而教之。

白沙學說及其詩之研究 目次

序	一
第一章 白沙生平	一
第一節 事略	一
第二節 性行	九
第三節 著作	一九
第四節 書法	二一
第二章 白沙學說	二五
第一節 學說淵源	二五
第二節 學說內容	四一
第三節 白沙之學與禪門異趣	六〇

第三章 江門學派……………六五

第一節 白沙門人……………六五

第二節 江門學派之光大……………七五

第三節 與姚江學派之關係……………九三

第四章 白沙詩學……………一〇三

第一節 詩學淵源……………一〇三

第二節 白沙詩論……………一〇七

第三節 白沙詩之特色……………一一三

第四節 陳莊體——白沙與莊景……………一二四

第五節 白沙遺響……………一三〇

第五章 結論……………一三五

第一節 白沙學術之地位……………一三五

第二節 江門學派不及姚江之盛的原因……………一四二

第三節 白沙學說具匡時作用……………一四五

參考書目……………一四九

第一章 白沙生平

第一節 事略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明宣宗宣德三年戊申十月二十一日（西曆一四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於廣東新會都會村。其後舉家徙居江門墟之白沙村，天下人重其道，尊稱爲白沙先生。

先生爲遺腹子，由孀母林氏撫育成。父琮，字懷瑾，號樂芸，讀書一目數行，善詩，語多奇麗。宣德三年九月卒，年二十七，時林氏年二十四。卒之一月，而先生生。張詡白沙先生行狀述先生之生曰：「先是有望氣者言，黃雲紫水之間，當有異人生。」（註一）黃雲、紫水者，新會之山川也，是白沙又號爲黃雲老人、紫水歸人。先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音吐清圓，嘗戴方山巾，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門人姜麟以其德容灑然，稱之爲活孟子。

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有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既老自謂石翁。

先生自幼讀書，警悟絕人，一覽輒記。少多病，質羸體弱，乞終養疏云：「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歲，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溝壑久矣。」（註二）英宗正統十二年，先生二十歲，中鄉試第九。行狀曰：「弱冠，充邑庠生，其師某者見其所爲文，異之，曰：『陳生非常人也，世網不足以羈之。』」翌年，入京赴春闈，四月中副榜進士。景帝景泰二年再會試，亦下第。聞江有吳聘君康齋先生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乃從之遊，時年二十有七。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絕不與語，獨待先生有異，朝夕與之講究。康齋於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先生未有入處。二十八歲歸白沙，閉戶讀書，益窮古今典籍。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學貴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載籍。」遂築台名曰春陽，靜坐其中，家人穴壁饋餐，然後此心之體隱然呈露，乃悟造道之新方法。龍岡書院記曰：「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於聲利，支離於牝糠者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業，從吳聘君遊。然後益歎迷途未遠，取向所汨沒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坐小廬山十餘年，足不踰於閩。」（註三）其初秋夜五律，有句云「自我不出戶，歲星今十週。」（註四）清阮榕齡陳白沙先生年譜記先生二十九歲下有曰：「初築春陽台，日坐其中，用功或過，幾致心

病，後悟其非，且曰：『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廢也。」皆是記此段治學悟道的經過。

先生習靜春陽台十載，並設絳帳講學，四方就學者衆。暇時與門徒習射禮，流言四起，以爲聚兵衆，皆爲先生危。順德知縣羅溥勸亟起，毋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爲然，遂於憲宗成化二年（一四六六）復北上遊太學。湖山稚趣賦云：「丙戌（成化二年）之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闕，而北涉彭蠡，過匡廬之下，復取道蕭山，泝桐江，蟻舟望天台峯，入杭觀於西湖。」（註五）誠壯遊也！在京一日祭酒邢讓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詩云：

「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磨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

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糝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軼駕，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謾役役，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

終回狂。」「白沙子全集卷六頁七二一」

此日不再得，乃宋儒楊龜山作以示學者，此先生作以自言其學聖之事也。詩成，邢讓大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鷗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昶、賀欽輩，皆樂從之遊。

明年四十歲（一四六七）南歸，章懋贈詩：「有美羅浮仙，金聲玉爲質，巖棲四十春，遺編自探索。」（註六）謝文祥贈詩：「白沙先生年四十，屹然砥柱中流立。」（註七）四十一歲，復入京師；四十二歲，會試復下第，秋歸自京師，杜門却掃，潛心大業，四方學者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於先生之廬。自朝至夕，與門人賓友講學，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簪屨不少倦。翌日精神如故，雖少壯者，自以爲不如也。然先生於是年得病，自汗時發，輒濕衣裳，如是五、六年。復趙提學僉憲書云：「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閒自汗時發，母氏加老，是以不出門。則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註八）與張憲副廷學書：「僕自己丑得病以來，人事十廢八九……，齒髮都耗，精力寢衰。」（註九）與陳剩夫書：「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遊，遂成虛語。」（註十）

成化十八年壬寅（一四八二）先生五十五歲，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上疏略曰：「國以仁賢

爲寶，臣才德不及獻章萬萬，猶叨厚祿，顧於獻章醇儒，乃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爲賢之寶。」（註十一）疏聞憲宗，乃下有司以禮勸駕，先生以母老久病辭。時巡撫右都御史朱英懼先生終不起也，具題薦末云「臣已趣某就道矣」，且告之故曰「萬一遲遲其行，則予爲誑君矣」，先生不得已，遂起。九月應召赴京，路出廣州，由城南至藩臺觀者數千人，圖其貌者，以百數十計。張詡行狀曰：「初應詔而起也，道出羊城，觀者如堵，至擁馬不得行。」可知先生聲望之隆。

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到京，公卿大夫日造其門數百，咸謂聖人復出。五月二十五日朝廷用故事敕吏部考試，會疾，不果赴。七月十六日，又赴部聽試，立步維艱，乃具疏乞終養，時太夫人七十九矣。疏曰：「臣母以貧賤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已衰，心有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伏望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己之念，乞敕吏部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待用。」（註十二）疏上，憲宗親閱再三，九月初四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先生時在床褥，不能行動，乃遣姪景星具謝恩疏於鴻臚寺，遂南歸。

南歸數年，讀書、講學、作詩。孝宗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先生六十七歲，二月門人增城湛若水來從學。六月，御史熊成章欲建嘉會樓於白沙水湄，張詡嘉會樓記曰：「白沙先生倡道東南幾四十年矣，天下之士聞風景從，而凡東西往來，與夫部使過者，必謁焉。村落茅茨土棟，至無所於容……御史南昌熊君成章，始謀創樓，爲衣冠盍簪之地。」（註十三）已而盡聞於藩憲諸公，顧別駕文來卜地，百工力作，數月告成，樓名取於易「嘉會足以合禮」之義也。

弘治八年，先生六十八歲，二月十六日母林太夫人卒，年九十一。先生與賀克恭黃門書曰：「今年春二月十六日老母傾背，毀瘠不能自制」（白沙子全集卷三頁三九九）夏四月八日營墓小廬山居舍旁，力疾襄事。七月中風，左手足不仁，寸步不能自致。自是以後，憂病相持，無日或釋，蓋痛傷母逝也。

弘治十三年庚申（一五〇〇），先生七十三歲。給事中吳世忠以先生及尙書王恕、侍郎劉健、學士張元正、祭酒謝鐸等八人，同薦入內閣，命將及門，而先生歿，時二月十日也。歿之前數日，早具朝服朝冠，令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君」，復作一詩云：「託仙終被謗，託佛豈多修，弄艇滄溟月，聞歌碧玉樓。」（註十四）曰「吾以此辭世」。歿之曰，頂出白氣貫天，勃勃如蒸，竟日乃息。是年七月二十一日葬圭峯之麓，遠近

會葬者幾千人。

萬曆二年，詔建白沙家祠，賜額曰「崇正堂」，聯曰「道傳孔孟三千載，學紹程朱第一支」。（註十五）先是正德十四年，陽明大弟子薛中離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註十六），其後萬曆十三年，朝廷從李廷機奏，以先生羽翼孔子之學，准從祀孔廟，追諡文恭。粵東學者得此殊榮者，二千年來，僅先生一人而已。

【附註】

註 一：白沙子全集附錄頁一五九一。

本論文引據之白沙子全集（以下簡稱全集）：爲乾隆辛卯年重鐫之碧玉樓藏本，所標頁數依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

- 註 二：全集卷一頁二〇四。
註 三：全集卷一頁二七〇。
註 四：全集卷七頁八一五。
註 五：全集卷二頁三六八。
註 六：全集附錄頁一七一六。
註 七：全集附錄頁一七一四。
註 八：全集卷三頁四二六。
註 九：全集卷三頁四三〇。

白沙學說及其詩之研究

註十：全集卷三頁五三二。

註十一：見張翊白沙先生行狀、全集附錄頁一五九七。

註十二：全集卷一頁二〇四至二〇五。

註十三：全集附錄頁一六一九。

註十四：全集附錄頁一六〇〇。

註十五：見清阮榕齡白沙先生年譜

註十六：見明儒學案卷五白沙學案序錄。

第二節 性 行

白沙爲教，要人務去虛華，注重日用常行之道德實踐，與賀黃門（克恭）書曰：「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濶遠，踐履要篤實」（註一），觀其一生行事，即此四句話之寫照，嘉言懿行，足爲儒林矜式。茲論述其性行於后：

一、孝親誠篤

白沙論孝也，謂「君子莫大乎愛親」（註二），「愛親，人子之至情，不待教而能」（註三），「孝子之事其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註四）。張詡白沙行狀謂先生「孝弟出於天性」，並列敘白沙母愛子慕之情景：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太夫人頗信浮屠法，一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北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仿徐仲車故事，伯兄曰「不可」，曰「吾弟爲人子，吾獨不爲人子」，兄弟泣爭，義感行路。（註五）先生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雖老耄康強如壯，先生仍顧慮自身多病，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

露禱於天，曰「願某後母死」。太夫人九一而終，先生六十有八，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歿後，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爲親娛耳」。通判顧某囊見先生束木帶，解所束玳瑁帶贈，至是反之。

先生喜遊山水，與李白洲憲副書云：「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闋後，采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黃龍洞，嘯歌祝融峰，少償夙願。」（白沙子全集卷三頁四一〇）惟因老母在堂，不敢登高臨深，卽其心所想慕，近若羅浮西樵，遠如匡廬衡岳，亦徒寄之夢魂，未嘗一至，故其詩有曰「多病一生長傍母」。（註六）直至太夫人歿後，始又興山水之念。張詡行狀曰：「一念衡山，靡間朝夕，曰『自今以往，未死之年，皆贅也』」，（註七）與湛民澤第十書曰：「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住處，古人託居，必有所見，儻今日之圖可遂，老脚一登，祝融峯不復下矣。」（註八）第十書又曰：「昔者高堂未傾，病輒叩天，願少假之年，今廬岡（太夫人墓）之木且拱，吾何求哉？其未忘者衡山一念而已。」（註九）先生之事親也，出於至性至情，誠篤感人。

二、出處不苟

白沙與黃大參書曰：「人出處進退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但不可苟仕，亦不可苟止。」

……只不爲苟出，始終一意，進退合義，如此於名教何如哉？於世道何如哉？」（註十）先生之學上溯孔孟，孟子謂孔子「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故曰聖之時者也，先生仁術論有言曰：「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者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於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註十一）成化十八年，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先生於朝廷，先生當時被召命，禮數之隆，一時希有，非不可仕也。「中秋諸友携酒飲白沙余有徵命將行」一詩云：「江門沽酒款徵車，鄉里交情我不疏，不怕霜風吹客鬢，却憐星月洗溪廚，驚看七步來長句，直過三更坐老夫，何處中秋不同賞，明年書札寄江湖。」（註十二）宋結句云「明年書札寄江湖」，欣然出仕之意，溢於紙上。此可見先生之率真，而無一毫矯強之氣。不意至京師，令就試吏部，勢不可留，縱留於朝，亦不過坐糜廩粟，未見其道之得行，反生無謂之屈辱，所以辭疾不赴，拜疏乞養，不少猶疑。迨得請而歸，對知交亦不自隱諱。當其朝覲初歸，丁縣尹饒米謝之，以詩有云「彩翼雲霄看得意，白頭供奉愧非才」，（註十三）所謂得意雲霄必有所指，特不欲顯斥其人耳。於此，可見先生之舉動光明磊落，一本自然，無絲毫之矯飾，固非硜硜然之小人所可比擬也。

先生歸經南安，太守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少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

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故僞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註十四）可知先生出處進退，自有其分際。

及先生歸，羣弟子中能知其意者，爲黃門賀氏，賀氏起後，即疏言：先生爲當代大賢，宜待以殊禮，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以沃君心，而於內官，則謂不宜預機密，干政令。（註十五）則爾時政局可於言外得之，而先生之素抱亦可於言外得之矣。先生與張廷實主事第二十二書，論文祥爲仕進累心，失其故步，語曰：「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註十六）門人李氏嘉魚從學最久，時伴釣遊，先生偶示之詩曰「秦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孔明；萬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計挽東溟」，又曰「五湖煙水能多少，更整絲綸釣八溟」；（註十七）則爾時朝事可於言外得之，而先生之憂國，亦可於言外得之矣。先生雖跡處山林，其愛君憂國之心，視諸食祿者，殆有甚焉。憲宗崩，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其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溪上不曾携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註十八）知言者讀之，當知光生之心，無一日不在天下國家也。先生之立身也，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則怡然退老，隱爲世範；先生之不非朝政，蓋猶孔子去魯，不欲以微罪行；孟子之去齊，尙冀王可爲善云爾。